

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

修省類一

災異修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 皇上以災異降勅令文武群工同加修省次日臣  
又欽蒙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省已過如臨  
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  
蓋嘗賜臣以繩愆糾違之章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  
亦安敢妄贊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  
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  
皇上無負於天而群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

無所自臣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白開陳今觀群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之意顧亦有捨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之論者窒碍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間報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女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

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  
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虫蝗不足懼也賢士戒匿深可畏  
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庶耻道消深可畏畿  
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懼也非其  
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修德以弭之則轉禍而為福其曰  
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  
今日之弊實恐墮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備  
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敢為 陛  
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蔽匿者宜令吏  
部再加訪舉釋幽拔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

節行可以勵流俗則小過不瀆計才畧可以濟時艱則浮  
言不足恤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  
嘗無人而過心差遣動稱缺乏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大臣  
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實行濟險應變之才四夷侵凌實  
有折衝禦侮之畧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安危者誰欵  
有若人焉今為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國  
第一議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為傳舍以官廨為逆旅事多  
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  
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巡撫為然凡厥有位皆必久

而後可貴其成。因襲之弊其來也久。吏部近亦稍稍厘革。宜仍令再行查覈。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又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於收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失業甚矣。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放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兩澤愆期。禾苗半稿。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漕河道有力。後之勞而兩直隸徐州豐沛

等處地方頻年漕水飄蕩屋廬淪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  
無民矣乞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  
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履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  
以寬民力 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  
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租秋  
糧待收成時日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異  
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心固邦本感召  
和氣之至要也北直隸及各府十分貧難地方所蠲錢糧  
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  
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

代司民報或折作價銀加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藥暗之  
弊弊貽帶徵之害以負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  
歲徵月派源源不絕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  
常賦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從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喫緊受  
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職 陛下令其直言而各  
官所陳多浮泛常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  
不上 聞則伏奸度惡何由而知諛諂面諛之人進矣然  
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亦當直言若知之而不肯言  
言之而不敢言是誠有負 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

意矣乞 勅各衙門大臣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  
無或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繼 成命以下亦當執  
奏科道官遇凡用人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  
觸忤輒為忌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齊 雷霆之威  
取其言之善者即 賜施行言之失當者亦必包含不加  
譴責則直言上 聞官邪必糾民隱必達于以廣四方之  
視聽予以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於上群臣奉職於  
下夫休茲至庶幾在此不但 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懼災修省疏

朱鳴陽

臣等切見本月十一日 宣寧宮後房火 臣等竊惟 聖  
德休明 天心眷格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集迺於  
大祀回鑾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實則天為雖曰小災  
實闕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尤專咎徵所行而指  
示之機特顯 臣等交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 敢直言  
廢棄 敢爵賞太濫 敢刑罰縱失 敢外戚驕盈 敢近幸干政  
敢有一干此皆足召災况茲數愆各有指驗 臣等請為  
皇上備陳之頃者所論典禮甲私情則有傷於大義尊  
皇號是反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

不特人心以為非 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  
曰其釐之宮乎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  
尊火焚其所居之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 清寧 上天  
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上而 宮闈之心有不因而警動  
者乎循指示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彌  
之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收凡有致災  
之因皆切修省之實 先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  
御極言路始開然近日以來 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  
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獲

蔽蒙之舊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也裁革冒濫  
明詔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流濫進雜趨之途方塞而  
幸隙大開文布京官武圖世襲皆籍興邸為詞不知公  
義安在雖明旨嚴加禁革而鑽刺猶復自如是革冒濫  
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濫官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  
權姦亂政天下憤心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據擬棄寺宇  
孰非塗寡民膏而其家人產業一皆攫奪民利必須盡數  
折毀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根稍釋民怨今明旨於寺  
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則曰不相干是誅惡而反縱惡所  
謂茂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于外戚翼之以賢

教之以禮慎始防微之意不為不至迺指揮即喜雖聯親屬宜抑其喻分之求以全其終始之懿今也求房屋而輒與房屋求莊田而輒與莊田賞賚過多恩寵太盛恐其志驕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全之道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至於繪音之頒所以示大信于天下也今倭幸問得轉移而聰明間有蔽惑一事之予奪前後互殊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是果主於何人及擬票肯意多不由於內閣政本所存治亂攸繫豈潛操黜奪以致旁落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

加既徇乎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直言始  
不用美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  
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  
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  
者夫伏望皇上仰望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由  
知禮之所當慎不必強加夫皇號而必先端其本原  
聽納無倦容受必弘大號渙汗而不渝大綱總攬而  
獨斷抑外戚方驕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興却臣僚除  
原係科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動外其餘納銀等  
項人員并軍厨匠役人等近因比例陞受職役者通乞

勅下吏兵二部逐一查出或量減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  
其千百戶軍旗見註錦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  
寺宇并各家財產及賞卹書房屋莊田仍 勅下法司并  
戶工二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問祖產新產盡數  
沒抄已賞過者仍令還官房屋估價變賣莊田照畝起科  
其寺宇亦 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禮得中  
已足以回 天意而庶幾交修自無致災召變之由矣

自陳不職以彌天變疏

鄒守益

臣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  
党承賜等題為答 天戒嚴交修以隆 聖治事節奉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

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  
切民瘼國體不許違應故事况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  
欽遵爾行到臣聞隆古交修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  
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為  
心是謂善事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為心是謂善

事其君昔在殷王中宗桑穀生於朝而拱異亦甚矣訪於  
伊陟德以勝妖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  
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廟鼎而  
鳴孽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嘉靖殷邦至於大小  
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歷觀史冊鑒戒甚  
明或多難以興邦敬勝怠也或無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  
修養之所以引年綿祚 國家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  
所以至於聖賢其任重道遠決諸一念之真純而已矣決  
諸真純之一念無或轉搖而已矣邇者 天心仁愛火及  
宗廟徃古災變於今為烈 陛下孝思懇切深自怨艾諭

告臣工痛加修省至有欲投火中之言與桑林自為犧牲  
之禱異代而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寔共鑒之 高  
廟暨 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轉搖雍  
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務以 上天之心  
為心則知人安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四夷若決江河  
沛然無俟外求矣臣感極而泣仰屋竊嘆以為 皇上憂  
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當  
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明務以 陛下之心為心無或  
有懷私售欺以便身圖而負 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  
修輔之義其能者宜洗心盡瘁以共濟艱大而不能者宜

引咎求退無竊祿位而糜民膏脂臣伏念大學古稱豪俊之關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畿又為國家豐鎬之重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則善治不復其於政體樞紐匪輕我高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職專總理一應事務須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成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甚明學術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朴魯不能以練達國體雖勉加鞭策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宜先罷黜若再持祿貪位以忝官箴將何以嚴交修之實而廓維新之休乎伏望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選時彥以端化原庶修省以實而災變可

彌矣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臣伏觀六月二十九日 明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宗廟尤重朕聞大變不勝驚惕茲 五祖神靈必須奉慰  
其祭告及省之儀禮部便開具來看此誠 上天示戒務

要應之以實勿事虛文繼觀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

災之由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

而嘆曰明明天子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

幸而躬逢其盛哉臣聞 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陛下

下仁政蓋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

實惟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忝以致上千 天和災及

祖廟。陛下乃輒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在茲，昔周成王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已之言，星為退舍，矧陛下修省之誠，務欲見諸行事之實，臣見天心上格和氣日臻，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本不當言，又有所懷不能自己，故重有感於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為三事仰賞。九重誠以陛下繼天立極，有感必通，故寧冒好名之嫌，以少伸其圖報之私，非敢為無稽之談，以自取夫不韙之疾也。伏望陛下察臣懇切之情。

怒臣狂妄之罪深惟為治之不在多言俯念愚者之或有  
一得曲 賜優容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  
不勝幸甚 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  
於風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之也人心  
之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  
心勝則寡廉鮮耻之徒多寡廉鮮耻既繁有徒而正色直  
氣日以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恃以  
仗節死義者焉攸賴哉今天下之風俗人心臣不知其成何  
氣節也刻薄相尚變詐相欺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  
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如脂如膏為鬼為蜮彼倡此和靡

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而禍患已建於身家或一笑未及  
終而戟盾已礪於膏肓是以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  
沉之輩則惟以安分守己為常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  
行之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  
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臣  
以為轉移變化之機非 陛下以身先之雖復家置一冢  
市列千金則積久之弊安能一旦而不變邪伏望 陛下  
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風動四方端其本以統御  
萬事勿以詭隨阿諛者為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  
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私惡而有所怒虛心以防邪佞

之欺謙已以來忠讜之益仍勅大小臣工各相戒勉務  
協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關九重則明  
白開陳利及萬方則懇切敷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  
事之小而互相隱蔽不以勢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  
勿以此而望於下壞於已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  
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  
有是理乎臣恐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  
擇之萬一也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  
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居之德莫貴於使人得盡其  
言之為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之形迹日隔而壅蔽

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  
絕夫壅弊深則寸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而不可  
得也欺隱絕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  
之遁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荒設敢諫之鼓舜有誹  
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成慎之詔謙虛自待延  
訪多術猶惧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  
此所以上下交孚者隱畢建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  
萬世者職此政也似惟 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  
天下之人如天地之無不攬載也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  
情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而何所遁而臣猶復喋喋云者

真知 陛下為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  
之治而後已也臣觀 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比  
之 先朝尤為獨盛其故何哉良以 真主難逢明時不  
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咸思乘時自奮以承 德意之  
萬一其幸而得言者亦必反覆籌度而始敢冒犯乎 天  
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宜而其中  
心所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誠節較諸循循默默取  
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  
嘗事体自若是 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追堯舜湯武之盛軌哉臣以烈

非獨光舜湯武為尼尚也三代而下如漢高祖晉武帝雖  
皆有為之主要之亦未聞乎王道然周昌則以高祖為桀  
紂劉毅則以武帝為桓靈當時二君非惟不加以怒抑且  
笑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二臣狂直之過亦自難  
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在臣耳而於君德何加損焉  
伏望 陛下念成才之難擴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以  
言而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原其事情以  
次擢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官司存恤其家仍令自  
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所見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  
無負其報主之心將見天下耳目所聞見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脈相貫通足以培植宗社之根本  
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漢晉二君不足  
道矣如此而天人有不孚和氣有不應者哉臣恐陛下  
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曰  
慎舉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為天下之宗師而舉動尤人  
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戢此其  
關係豈小小者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陛下臨御以來  
動與天合博天織悉何事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己  
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熙太和之治  
也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

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為中外臣僚之表率勲減實國家休咎之相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焉者猶當曲為之處而不可怪廢棄也臣惟陛下之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以重任而不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焉而去之又急焉而召之又或因事而械繫之糞楚之則何以為人臣者勸哉夫臣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迹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命而莫之違也而陛下之所以濼之豈容不察其情而全其体耶臣愚以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詞省令自劾以禮而退

如其素行無缺委任既降乃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  
之 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  
非所以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廷齡家憑寵  
為非勢所凌奪罪既難議法在不容此在 廟堂自有定  
論臣何敢發側聞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至  
釀成今日之事殆未可知矧彼豪貴之徒焉知盛滿之戒  
自貽伊慙今復誰尤區區逆豎亦何足惜獨念 孝廟在  
天之靈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  
於情忍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日月海內臣民孰不稱  
誦恐於此際殆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造神

御閣啓祥宮特令二三大臣督理其事此固 陛下尊祖  
愛親事亡如存之義臣則以為南京 太廟之灾方在日  
前 陛下修省之誠正 天表 五廟之靈俛俛焉何  
所於依安慰之儀皇皇而人皆有待抑其煨燼之墟未知  
應否重建如不可已則今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  
者乎矧興作頻年四方彫敝災傷事故到處相聞此又民  
勤於食時詘舉贏之候似宜劑量緩急而為之以漸始未  
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 萬幾應酬之際凡有關於  
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熟思審處謀之於始以圖其終慎  
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 德盛而業日益

隔人事修於下天心格於上和氣氤氳火亦消彌億萬載  
隆長之慶端在是矣此皆狂妄之談不誠忌諱之甚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在此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乎否  
也

順人心以回 天恩疏

何維栢

五月二十日該 內閣 聖諭事今日寅時

上天示戒于謹身殿實 朕所致也卿等其 奏問慰已悉

忠愛但雷火非人為之 必有所謂脩身之宜當如此諭錄

示禮部臣伏讀於此見 陛下惕然情修者之幾至明也

五月二十一日該禮部 題本日奉 聖旨上天垂戒朕

切感懼致招在朕勿以 謬自二十二日始朕與卿等修

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 衙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

如果有關係 國家大 善言各自陳說來行臣復讀於

此見 陛下戰兢自外必 聞善言來修之實以對 天命

此 陛下之誠心至切也為臣子不能上休 聖心以其  
實定於 陛下者是欺 天者也臣不敢不盡其愚切惟  
人君之至尊也崇高富貴之勢生殺予奪之威皆擅於一  
已天下之人莫不尊之而足孰敢撓其勢而犯其威哉所  
得而配者惟天而已矣 君受命於天奉以行道所以  
宰制之者亦天而已矣 父之於君也猶父母之於子也非  
大不肖父母不忍棄絕 天不愛有過則教而戒之未改則  
箠而警之以復其善以成 其愛天之於人君非無道之世  
亦不忍棄絕之有過則必 示之警之而畏而改則悅而祐  
之以成其愛敬之而不思 不改則怒而抑之亦不終敬矣

是一做戒之閒而人心悟悔之幾天命之向背國勢之安否繫焉甚可懼也 陛下因雷火之做即反躬自訟求修省之宜祈善言之進此深達 一天心之微求治保安之機也故臣今日不以有做為慮而以受做能畏為美何者人心玩則易怠感則易奮怠則明哲之聖不能保其必治奮則中才之主亦能易危為安故在明智之君惟恐其無做無做則易安而怠矣在中才之主恐其敏而不畏不畏則養愛日孤矣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殄乎天地人君之福亦莫大於察天之微也 陛下聖智仁孝勵精圖治英明廣運制作底定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天下古今所共仰

而愛之者天心無私其肯忍負 陛下者哉降敕殿宇誠  
示仁愛之端致儆戒之切俾 陛下因警而感感以思奮  
奮以立勸朝兢夕惕而無樂其所玩庶不負 上天深愛  
之意故今日之儆乃所以安全之爾臣願 陛下今日修  
省之實加之意而已臣何慮焉昔者漢文之世災異迭見  
可謂儆之至矣然文帝能行修省之實以致之民恭儉率  
下化民以德臺惜百金之費后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  
糜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絕塞可謂不  
敢輕用天下之力止箠受言前席賈生除誹謗妖言之罪  
可謂能受天下之善教者乃其大者爾至於節目之詳史

不盡記以故順人心以召和配天命於有求街國脉於後  
裔傳芳声於異代此 天心仁愛而不已雖屢敝而無害  
也下至武帝雄才大畧芝房寶鼎祥瑞之文日見然卒致  
海內虛耗幾於亂亡何也有所恃而無其敝矣天故縱之  
爾文帝畏所做而治武帝樂所恃而替人君察於此二者  
可以鑒矣故曰惟命不干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之謂也我 皇上心揆堯舜道憲 祖宗下視漢文未  
足數者然聖王取善不遺下體賤如芻蕘尚擇而用之而  
况文帝為世世師者哉此臣所以惓惓望 陛下修省之  
餘兼取文帝之可法者覈其實而效之民心悅而 天意

得矣太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之耳目  
在民故上下交與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等粗淺不敢效漢  
儒徵驗之說以誑 陛下特以為今日急務莫先於順民  
心而已矣臣聞之國之所保者在民民之所天者在食民  
失其所天者則怨怨則逆氣乘之逆氣成象則天為之怒  
而災異生焉故明辟敷於天人之故則莫急於節一己之  
欲以得天下之心消未形之怒以致天地之和變不虛生  
妖以德穰古見數年以來災異叠出水旱虫蝗之厄日蝕  
地震之儆四方疊奏特舉大畧 陛下所可得而知也至  
於民受其慘物失其依居者多菜色死者填溝壑流離困

苦有司實惠不至無所控訴 陛下不可得而見之也財  
之所生成於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 陛下所得而  
知也至於農事艱難未穫而償鉏耨得食下民輸稅辛苦  
萬狀勞弗得息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陛下即位以來  
遇災則有賑遇 赦則有免 息至溼矣然而臣工不能  
上承 德意科歛百出加以貪汙浸漁之害催徵之吏一  
下小民破產鬻幼舉室罄盡 上覃恩而下則壅澤不流  
而害則浚民雖至愚豈得不怨此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又况今日督邊糧者以糧草告竭主兵柄者以軍餉告竭  
司會計者以糧貯告竭督工程者以銀兩告竭凡形諸奏

童博之群議此公用之困 陛下所得而聞也至其工作  
所以耗竭之故與夫邊電渴望之者 陛下必不得而悉  
知也百姓困於下公用竭於上州縣征稅之貯上供殆盡  
內帑累世之積日漸消耗況北有邊虜之備南興閩粵之  
師中有土木之後入之有限出之無窮古人所謂以有限  
之財填無窮之浪費者及今不為之計則雖有智者亦無  
以善其後矣謀 國重臣是時正宜舉民之疾苦論時之  
利害度事之可否量勢之緩急一以實告於 陛下 陛  
下仁息浩蕩明照萬里使徭行備知矣天下呻吟若此公私  
窘乏若此天下事勢可否緊急又若此則將惻然而惕惕

然而思譬猶屠人執無罪之牛羊將割殺之以市其利屠者雖死死者甚苦使 陛下親見其苦迫之狀號咷之聲則必急為之解而不忍坐視親見斯民困苦之實寧忍視其斃也哉臣以是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但惜今之議者多不以實告乃取倡為加賦之說是但知固一己寵幸之私而不為 陛下惜天下生靈之命但知濟 陛下今日之事而不為 國家顧後日無窮之計謀 國之臣若此其欺公誤 國甚矣 陛下宜整飭之以為監戒夫天下猶人身然今有羸病之人神昏氣餒手足不能動履召醫醫以治之尚恐其不起乃復加之藥劑則立見其死矣天下

之勢何以異此人心 國家之氣脉也今財盡不能勝其  
求力屈不能勝其役人心洶洶然敢怒而不敢言然而不  
敢擾動者賴 陛下十數年息威有以畏服之爾如使賦  
額再浚橫歛交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  
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如漢武輪臺之悔噬臍莫及矣此  
志士忠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不能自己者也五子  
之歌曰然豈在明不見是圖言慎之不可不早也夫止惠  
於未形則易為力防難於已然則難為功故臣私心懇切  
望 陛下今日脩省之餘 留神獨斷萬機之中何者為  
重何者為輕何者為本何者為末酌緩急之序析利害之

詳察天命之微審安危之繫亦在乎誠意之而已夫憂其所當憂者謂之仁已其所可已者謂之智為其所當為者謂之義 陛下衆建宮宇以備規制安簡之後以誅不庭天下臣民皆知 陛下之不可已矣皆知理勢所必為矣然臣當推之夫能舉烏獲之任者必貴育之徒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出語人曰吾足以舉百鈞是謬也今民力殫財竭公私交困可憂之時也工役之繁師旅之興是莫大之任也以可憂之時勝莫大之任是猶責一雛之力以勝烏獲之任也人皆知其必不能矣故臣願 陛下今日為其所當為已其所當已者耳夫兩宮之建與山

陵之役所關至重勢實不可已矣至如汝河功德二處之役則在所可緩矣夫力能舉則併時可為臣何敢冒死以阻陛下但近者該覆題汝河之役以七百萬計則功德之改作亦不下二百餘萬矣至於右都御史毛伯溫議處征南軍餉亦須四百萬此皆大約遠度之議乃若工程顧情侵剋私弊則有會計所不能盡者軍門犒賞日期久近則有意外所未及者今日之利搜羅殆盡往者納粟之利所得不過百萬尚不足周一年之用而天下已嗷嗷然謂陛下輕爵以獲利所獲不足以償所失事之至此可謂極矣今復以千百萬之數責取於困極可憂之時臣恐雖有

聚斂之臣亦皆無所施其術矣為今之計莫若緩沙河功  
德二慶之役併力以圖兩宮之成余以漸積為之亦未為  
晚至如安南之征臣且不敢論其利害直為財力不足恐  
大事一舉勢不可止民益困用益窘而師尚未旋於此之  
時將何以給之夫財非神造鬼設之也用不足其勢必厚  
斂諸民民不支則去而歸諸盜驅民之盜仁者不忍也况  
古人舉事貴於萬全欲以圖成慎於謀始臣望 陛下再  
以臣言思之如臣言謬妄則甘罪無悔尚有可採則量時  
之可否勢之緩急事之利害民之疾苦若此寧稍緩之以  
俟歲和時稔積漸以圖成則此舉臣見其利無見其害也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曰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孔子大聖也言足為萬世法臣願陛下事  
事師之則民心不搖天心在享內憂不作外患自消實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順人心以答天譴之至意也臣待  
罪言官今數月矣朝夕惶懼未知報稱臣雖不敏非不知  
前車之戒然陛下以言責臣臣不能以實對則不惟自  
欺以負陛下亦且獲罪於天矣夫故臣一得之愚不自隱  
諱亦忠於陛下之分職也

嚴天戒以保治安疏

張紳

臣竊聞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  
有災出而無應之變 陛下入正大統以來二年於茲深  
惟 九廟神靈之托蒸黎屬望之候蚤夜孜孜圖新治理  
凡有血氣皆將翹首拭目以冀太平而風雷水溢之變往  
示警於南畿庶孽畫晦之報頃相屬於諸路旱寇為害已  
閱三時流弊相聞幾乎天下雖春秋所記災異未有若此  
之甚也夫惟 聖明之舉動重以宵旰之憂勤當蒙景福  
翻致大異寔 臣等之所未解者而 陛下仰體 仁愛祇  
畏益嚴乃謂用舍猶有失其宜刑政猶有乖於理下情未

能上通恩澤未能下究為上天所以示戒之故又以身教  
播之 綸音勅下中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仍遣官於四  
月初六日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之靈臣等職  
司耳目義均休戚拜 命之下無任懼懼竊以為應天以  
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若徒務修省之名飾祭告之  
具踵行故事罔事遠圖恐終無以幹旋化機感召和氣古  
之聖王所以轉災為祥之道要得其實殆不在於聲音笑  
貌間也蓋嘗求之七年之旱雖成湯適然之數而桑林之  
禱不敢忘六事之責觀其言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  
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以湯之聖未始有二

於此而不自滿假根於至誠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此所以  
來大雨數千里之應隆有商六百四十餘年之基也伏惟  
陛下道追往聖學邁成湯御極之初任賢去奸上協天  
心興利除害下同民欲蓋自 詔肯一布固已旋乾坤於  
俄頃之間而復紀綱於 祖宗之盛也夫何少涉日時漸  
多乖刺減快船之 旨方下而輒允戴儀之奏添裁鎮戍  
之基未乾而更聽趙榮之分守馬房令科道清查矣而隨  
章於圖洪之一請軍匠勅石司裁革矣而尋奪於監苟之  
群咻 駕帖批鈐壞 累朝舊規而不計真贗於後來僧  
道種種私人規奏而不惜渙汗之難返是 陛下之政固

不可謂節也。鄴州土夷去而為汾洛之恣睢，亳社編戶轉而為晉梁之橫肆。末作競事於奇巧，遊手殆半於閭閻。耕桑時廢而缺仰事俯育之望，教化未聞而覬覦瑕履。繫之圖是。陛下之民固不可謂不失職也。奉聖保聖之後，封女流於冊，后之先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之列。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為近習之負倚。陛下之女，詢不可謂不盛也。窮姦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法，極惡之鵬鎧密為行求而逋三載之誅。錢神通而鞠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至而于喜輦，竟漏於法網。間左固右，逸之穴長。債帥諧

價之風是 陛下示不取之化而左右之苟直不可謂不  
行也 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諛佞之謀重臣  
批答之體貌之宜而入群小基間之論或讒行於內喬宇  
鬼瑣陰肆中傷之毒或讒行於外翁翕訛訛猶無安靜之  
期上以汨亂朝廷之是非下以雜揉人物之邪正是 陛  
下稟睿哲之資而中外之讒夫不可謂不昌也至於 兩  
宮營建規畫於 先朝而愛成於 陛下雖輦飛鳥革足  
以適端居淵默之懷而不知採運艱辛竭湖貴三巴之力  
或一木而役夫千萬或一椽而費銀百十及今村落荒涼  
轉徙未復死亡枕籍之狀 陛下蓋不得而見也呻吟號

哭之聲 陛下蓋不得而聞也是土堦本 陛下之心而  
宮室之崇之由猶未有為 陛下陳之者凡此皆成湯之  
所無而今日之所有也湯惟畫格天之實是以易於感孚  
而其捷如響 陛下惟事應天之名是以稽於時日而  
天聽弗回又况歷春以來日暈無光雷殷未發修省之勤  
方切於 宸慮而火風之奏又上於霸州臣等雖不通術  
數計亦陰盛之兆非作肅之徵也伏望 陛下深燭天人  
之理講求災眚之原凡所舉動務有以盡側身罪己之實  
而不徒為徹樂減膳之文 法宮之中如臨 上帝勿牽  
於女謁之私 聽斷之下獨攬乾剛勿移於匪人之手弊

政厚集聖為釐革以叶公論勿憚於改作凶人逋誅速正  
典法以謝人心勿失於惠姦蚤立主祀之 親王以慰  
獻帝之靈日訪老成之讜論以恢光明之治蠲租之 詔  
下之未蘇之窮民賑濟之法責之所司之良吏檢梃讒佞  
植園遼園如此庶幾和氣充塞而雨暘以時上以副 皇  
天仁愛之心下以答小人更生之望蓋不獨消變異於目  
前而實有以培 國脉於億萬年之遠矣臣等伏讀前  
勅又見 天語詳切詳於寧國利弊而略於直言之欲聞  
臣等以為 朝廷四方之極 君心萬化之源 朝廷正  
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 君心正而後天下之災可因

以弭是以不惜鉅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伏冀 聖慈  
俯賜開納以來忠鯁以幸寰區臣等干冒 宸嚴無任渴  
躋待罪之至

謹天戒疏

霍翰

臣伏見陛下因星變風霾引咎責躬且責臣等有言  
臣思陛下臨御及今有一事不中道者乎由宮闈及  
殿廷有一事不如祖訓者乎是宜中和致而天地位  
萬物育乃災變甚多且異何也臣試陳其弊惟聖明斷  
焉洪武十一年封周王於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  
周府循至今日則郡王已增三十九府輔國將軍增  
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下不  
計夫土地稅入不加多宗藩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  
也嘗考大明會典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

名聞授任後具如常選法是我 太祖皇帝未常不許

宗藩出仕也 太祖時 親王納功臣之女 公主配大

臣之子未有踈忌之嫌也 陛下御劄令大臣熟議復行

天下 宗藩俾知洪武初年 親藩幾何今日所增幾何

洪武初年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所增幾何賦入有限祿糧

無窮再數十年何以善圖其後 宗藩困乏何以變通其

法一一議圖蓋必 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

然後上下皆安災變可弭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

奇成化二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

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俸糧

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軍官襲職比試甚嚴材勇者擢庸劣者黜自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舊官雖比試亦徒故事真材日寡冗員日增成化以前邊方嚴故邊地得耕及今邊地益荒邊粟益少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弘治以後鹽引改輸銀不復肯墾邊地禁例開載私役軍士其法甚嚴今管軍官則公然役占軍士於私家者矣。陛下特勅五府公侯會九卿詳議軍官俸糧何策給足昔年軍職如此其少乃得真材今冗員如此其多乃無材可用冗員日增何策善圖其後邊防日弛邊軍日困邊糧日匱戎狄日強邊境日危何策振救其急新舊軍職比試之法何如酌

中軍政體統何如申明軍士困苦何如撫恤必盡究弊源  
洗削之庶幾紀綱漸振衆漸息和氣漸至而災變可弭也  
洪武三十年定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  
為之禁文官以其厲已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故得贓愈多  
贖罪愈易是教天下奸貪也陛下御極以來未嘗輕戮  
一人決囚之夕三鼓不寐重民命故也酷吏無忌仍敢虐  
殺良民成化以前糧戶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  
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乃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  
臣見面及今小民有白糧一石加至二石八斗乃能上納  
各項糧料有索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迴者各省解戶有

久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雖有禁例小民敢與內臣抗乎  
伏惟 陛下勅各部熟議查革冗員裁省征役俾民無擾  
申明受贓正律文官勿相阿黨以虐百姓申明酷吏故禁  
故勘平人正法俾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納糧料舊法  
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災變可

弭

災異陳言以裨實政

曾鈞

臣等竊聞帝王之世天下不可傲人不諱災明主不怠側身  
之誠良臣不忘格主之念得休徵協應而治化獨濟貞  
杵載於圖錄榮光流於竹帛不可評也然大臣以體國為  
義則謀於廊廟也無隱情小臣以懲關為心則效之芹曝  
也無異語故夫翔襄鴻運圖惟化機又在於臣道之各  
盡而已茲者風霾示戒於小關木冰告異於留都水旱  
連災於各省虫蝗分害於河南此咎徵之見於天者也疾  
厲致淫於河洛流離轉死於湖襄盜賊兢作於東南胡虜  
騷駭於西北此變故之見於人者也夫以陛下道格玄

窮德合黎庶天下既已治矣而災異復此沕濬何也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不誣也 陛下憂形於色引咎在躬發

德音采群議令勿事文

陛下

一念

天地

祖宗實

臨之故得三元效靈百神受職其雨應禱生民樂業祈

天末命之道端可識矣臣等見聞寡昧其何能仰 聖謨

之萬一顧臣等待罪言司職居獻替苟有見聞不敢緘默

謹拾遺議冒瀆宸嚴 曰用人二曰理財三曰備邊四

曰彌盜用人之術莫先於 謹習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備

邊之術莫先於審機彌 芝之術莫先於察情何謂用人之

術莫先於謹習士習之 蘇汚之戒弗嚴也靜躁之分弗

明也今之為藩<sub>隸</sub>令者率多以掊剋為能事以苟立為習  
途苟且文書曲釣聲譽而為之監司者每不能蓋激揚之  
實或以喜怒為工拙以譽毀為軒輊以奉承為舉劾而銓  
司又或以虛名為查訪以交際為遲速故士或以守璞而  
沉下僚或以挾資而釣顯擢冒以成風感而為冷亦有由  
然故曰燕污之介弗嚴也大臣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  
器以為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  
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衛以求進交爭  
而不慚是以京師有攘講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  
與某人代之者某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

亦以為固然而弗惟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  
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故  
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亦有可議者古  
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而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以率  
物今則躬奢而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  
強辯而傷休矣古者大臣上 殿相爭如虎下 殿不失  
和氣今則私鬪而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辯惟 陛下加之  
意而已矣何為理財之術是死於舉要昔人謂天之生財  
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府庫匱矣問  
之於民則閭閻困矣推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

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用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術也若握筭執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富翁所以守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一謂因之而書景德蘇轍因之而錄元祐皆以職時事之變易稽財賦之登耗酌同異而施籌畫臣等願勅下戶部以歷年事例纂輯成書以每年之所帶入制每年之所帶出較其大分所餘幾何於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准而輯之既知登耗之由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周倉卒不虞之用而後可也只如諸葛繕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毋使冒破次程其度於興作毋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閔支毋

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速可完未完者則巡視官叅劾而重處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矣所謂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者機之所在功之所由以成否將之所以不得其心以馭之非其宜也兵之所以不得其力以養之非素也此必至之機也近者兵部奉旨會推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燧間諜之類一將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舉耶若夫會推將材之議臣等亦以未必能得何也熟閱弓馬背誦器畧非將也機權侷於鬼神氣槩吞乎胡羯肝膽孚於士卒忠義發於天性乃將也若專徇其驍勇則關張之無敵卒不免於敗若專

取其議論則趙括焉設用之而遂窮故將者非一日之攻也積而後見者也天下未嘗無將材須居本兵與任督撫者有真誠為國之心寤寐求賢之志而後可以得真將也若一時論薦而遂歆得之恐不免於虛文方今將官縱腹削以允夔橐用要結而營保陞賞緣得任苟且圖存陛下之所謂不輸忠畏法蓋天鑒之矣近者翊國公郭勛劄為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勇蓋因寡不能勝敵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逼其出戰夫不責其柔脆之不習而輒諉於兵力之不侔不責其忠義之不生而輒原其失事之非罪豈恐三軍之衆聞而解體四夷之人

因而生心故必公於擇人信於行法而後將可得而議也  
夫人臣有聯事之義有一身之成而後可以集事芻糧之  
不儲也明矣但兵部知足食而不深求所以足食之法則  
曰請多發倉銀戶部則怫然以為不係於無食也兵部不  
聞戶部之虛實戶部不聞兵部之緩急皆非也太倉銀兩  
固無可發矣而邊計終不可以不儲民稅逋負固無宜徵  
矣而窮兵或不可以不恤乞 勅下各邊巡撫官備查覓  
在若干通欠若干其追徵而得之足支若干時其自後豈  
徵而無欠也足支若干歲其無待於仰濟矣乎其有可以  
區畫矣乎必為久長之計勿為旦夕之謀而後兵可得而

養也所謂彌盜之術莫先於察情者盜亦民也釋耒耜而  
執干戈則為盜飢寒所迫不足以保其室家故弱者轉徙  
而就亡強者奮暴而為劫固其勢也故撫臣賑濟之惟法  
有司寬恤之以宜則亦當漸還於田畝矣然又宜少弛私  
鹽之禁以開其生路明竦黨與之誅以發其二心若其連  
構兇徒為之魁首投倚巨室籍其窩藏此其必誅不赦者  
近聞北直隸山東等處居家肆劫州縣畏而不敢問守備  
巡捕等官則公受其財而私為之地養盜貽患則賊之雄  
也宜急治之江南太倉崇明等盜駕下舟浮滄海掠居民  
劫官庫截商船而又勢足以遙護其家官軍欲守之則日

月難計欲擒之則出沒無時亦大患也至今湖廣江西等處則又有老奸猾賊為之宗深山大浸為之險勢大不可以卒議伏乞 勅下各處撫按等官亟為之計務多方以捕追無姑息以養亂或懸賞功之招使地方居民財力足以抗賊者許其以家力計擒之而酬之以官或為向導或助兵糧者則視其勞而為之賞及今猶可為也臣等竊聞各處礦場所得每不償所費而無賴之睥睨於礦也尤不以此亦彼之窠穴也伏乞 勅工部議罷之亦可以緩意外之虞美凡此皆書生迂愚之見知非經國之遠猷然一念之誠無所為 國雖不能盡其誠畧而亦或得其發端

陛下賜之覽觀下該御詳議可否爲上卷之序  
不勝戰慄懇惻之至

應 詔陳言以答 天戒疏

鄭岳

節該奉 勅諭文武衙門官員近來江北江南并湖東等處水旱相仍地方飢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群應天鳳陽并河南山東陝西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冬雷電交作山崩地陷災變非常近日京城風霾蔽天春深雨澤愆期上天示戒朕心愾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体朕懷同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冤抑有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着實舉行事應奏 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欽遵於此仰見 陛下遇災憂懼之誠臣等不勝感激夫變不虛生由人所召惟至誠

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消災昔太戊修德而祥桑柘死景  
公善言而火星退舍天人感應下誣也仰惟 皇上聖資  
粹美天性慈仁 內廷燕處游玩屏迹 外朝臨御尊嚴  
若神且當春秋析盛志慮精明其一念所存豈不歆媿美  
祖宗以上希唐虞三代之治乎 登極之始銳意更化斥  
逐奸邪釐革宿弊海內欣欣感望太平之盛治自頃來  
明詔以漸而更張老臣相繼而引去去冬及春災異疊見  
稽之 史冊古亦無是我 國家百五十年所未有之變  
也臣等每讀奏報徒切憂惶列侍班行不覺愧汗嘗聞孟  
子謂蚩蚩曰子之辭靈且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夫蚩龜何人猶能以刑罰諫王臣等叨守法曹奉職無狀

幸奉 明詔導之使言而刑有未當寬有未伸又臣等之

所職掌故敢不避煩費謹條具以 聞伏望 聖明俯賜

采覽着實舉行庶刑當而冤伸災異可彌矣臣等不勝懇

切待罪之至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一近來法司問擬

囚犯多干 內降倖息廢法未易悉舉其最大者如王欽

王錦罪當誅死贓至百萬忽奉 詔旨贓罪俱免舉朝驚

愕莫知所由今王欽等雖以發遣聞其在京家產尚且不

贖乞 勅法司議擬將本犯家產盡數沒入官以助賑濟

亦足少紓神人之憤 一各營牧馬草場侵費百萬事雖

遇革賊應入官今把總等官俱免提追兩廣總兵朱麒縱  
僕為患屢經叅奏不行革回而斷後之賤併蒙曲貸即此  
二事揆之情法不無太縱乞 勅法司查照追究以為  
國害人之戒 一殺入抵命國有常典近時內官石明因  
追積債毆死平民衆証明白法當成獄乃因妄訴冤枉斷  
發充軍如此則殺入者皆得不死而死者何辜乎古者一  
婦含冤三年不雨其幽憤不平之氣上干 天和實非細  
故乞 勅法司究問如律以彰法行自近之義 一原任  
給事中劉燾私用大舡原任御史黃國用出牌送人罪固  
當治而充軍降職不已過乎主事羅洪載所坐不應即中

顏如瓌所坐虛禁罪固難辭而調任四籍不已甚乎近如  
給事中鄧繼曾以所降 諭旨未愜觀聽言雖狂妄理宜  
優容乃下獄降謫以後事有不是者誰復改言乞 勅吏  
部通查先後褫謫官員董酌叙遷以明 聖世終無棄物  
之意 一南京戶部署員外郎李崇近該守備衙門叅奏  
不敬繼而言官申論事由攬頭徐浦等計謀陷害見今  
發應該就彼勘問仍勞 駕帖遠擎下獄單詞無証事  
追寃乞將李崇解回南京法司問明奏 請發落以平物  
議 一試監察御史馬明衡朱泚因 昭聖康惠慈壽皇  
太后聖旦命婦免賀一時不知出於 皇太后懿旨輒有

論列事雖久審心亦無他乃同下獄試監察御史李本陳  
迨署員外郎林應驄列疏論救真寤天威曲宥言責乃  
井下獄雖 聖心降孝亟欲自明而臣職效愚豈宜深咎  
乞將諸臣早 賜寬釋以慰群情 一國家定制每歲秋  
後處決囚犯今法司之囚三年不決矣前二年 初政大  
喪猶有可諉去秋審畢照舊監候外議紛紛咸謂中間干  
碍奸黨如廖鵬齊佐王獻藍華輩欲求緩死所以一槩不  
誅此失政之大者也今聞各犯往往以王欽為比奏乞饒  
死如此則王法盡廢可為寒心乞 勅法司將各犯奏詞  
立案牢固監候聽決 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問理

刑名送大理寺審錄無寃重者奏請輕者發落近時法  
司罪囚或取付鎮撫司改問其鎮撫司取問供由徑自奏  
請發落如此則法司皆為虛設矣乞自今以後一應罪囚  
俱聽部院問擬本寺審錄其鞫送鎮撫司打問者仍送法  
司擬審歸結

謹天戒以隆聖治疏

唐曹

臣聞上天之為民也必因時而生大非常之君大君之乘時也必奉天以成大非常之治蓋時承隆盛凡主之善於守文者皆可為之若當傾覆殄悴之極非得大有為之君安克有濟故天於是時不得不為民以生是君而君之乘是時者亦焉得不奉天以濟斯世也我大哉上帝以胡元入主中國世亂已極時生我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救之以大統甫成而阨於革除年之傾覆垂蓋預生我太宗文皇帝起燕邸以承之及今以列聖百主之治而復大敗於正德之群姦又篤生我陛下起興邸以再造之

是三者皆所謂因時以生大非常之君也故我太祖太宗承天之命艱難締造以成帝王萬世之功以啓乾坤萬世之業事天如父少有變異即服素以自警上天愛子一萌意向即垂象以兆先以致五十七年重熙之治今陛下承上天大非常之託者與祖宗同而天心未見克協豈所以敬者未能如祖宗之誠哉宋儒胡安國有言曰克謹天戒雖有其變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災害之來也必矣夫所謂變即天地風雷日月星辰雨雪山川草木禽獸之異是也夫所謂應即水旱凶荒盜賊疾疫亂亡之禍是也蓋天之仁愛人君也因其修己行政之失則出變以警

之及其不能悛也又應災以怒之故古之賢君如商之中宗警暴殺生朝之變即修德以格而反享七十五年之治高宗警飛雉鳴鼎之變即正事以答而反成五十九年之治陛下即位之初乾坤再造脫斯民於水火天下方仰復見唐虞三代雍熙之治夫何近日以來畿輔四方無處不告變災且非常變則天之示警也至矣即今南畿江浙湖河無地不告災且非常災則其示怒也至矣使陛下有畏天之誠必待至此臣不暇泛舉姑以目前提督織造一事言之自往歲經過江北地方聞軍民談及織造官船之苦已不忍聞近檢部牘見有前差單及文移內稱有假

揚賜黃袍之威肆欲醜御史之橫暴殄貧民而道路騷然逼官死竄而州縣連逮附帶至於千艘私貨挾餘巨萬日孽千殃不可悉數竊意彼嘗營差之時群臣曾以為言先帝亦謂其一內臣數奏滯十餘船而已臨行且有不可許分外生事騷擾之戒豈意出外肆毒至此至今過止地方經殘夢影恍惚猶驚談毒傍聞神色亦變及荷明詔除革莫不鼓舞歡呼以為天日復見不意陛下近准內織造染局之奏復欲差官蘇杭督造遠近傳聞驚愕以故群臣莫不竭力交諫有謂例不出於祖宗未可依行端始造於成化亦非美事極言淮揚死傷之災不可經殘推

論蘇杭貨財之本不可損剝減徵尚欲惠沾大令豈可反  
汗皆極言其不當差也有謂營差必非安靜之人償貸必  
至殘噬之毒過郵空其雞豚供所竭於水陸叅隨虎狼之  
威工料給辦之苦皆極言其不可差也有謂原局置於

內府多年供應不見有違今造給以官銀所在官司自足  
幹辦又言其不必差也至於惜大體以彰足信之臣借優  
容以安輔臣之位懼激變以致意外之虞累牘連章至明  
至切而陛下無所聽何哉豈以兩宮之進用為急  
歟則自古賢妃皆以儉德為美我太祖嘗謂侍臣曰今  
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矯飾實恐暴殄

天物剝傷民財大哉言乎實萬世之鑑矣故漢肅宗母明德馬太后惟服大練左右皆著布帛自謂為天下母欲以身率下後世至今稱之人子之孝以成親之名為大陛下若必執此以為奉恐 聖母之心亦不安矣若以龍袍諸用有缺歟則大禹之聖以惡衣服見稱今日比我太祖素服儼變更又何時而可事此抑 聖心亦知此差之可止但觸於諸言之過激而耻屈歟是又大不然矣自古君德莫不以屈已納諫為先故稱古聖王之德必曰舍已從人必曰改過不吝况此事既布 朝堂勢必聞後陛下將使後世以已終於從諫為美乎以終於拒諫為美

乎今外人皆謂 聖心寡欲何事於此但無奈於 宮掖  
左右之請託爾誠若此則又大可懼者蓋此輩親昵易於  
誘引故成湯桑林之責必以女謁讒夫為言古稱君德之  
養必左右僕從罔非正人故隨衛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  
心之人若此干營即為讒佞宜亟去之以免後悔况 詔  
書輩弊多端而此後條尤為痛切若先破格復之則凡條  
內所稱如燒造分守守備之類寧保其不再干乎却之則  
彼有辭如從之則上天託 陛下以中興之治者未見其  
能體而於正德群姦之弊反一一將奉之而不失矣豈得  
為敬天之誠哉天既傲矣且示怒矣豈不大可畏哉伏望



脩德以應 天數疏

汪俊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天監堂監事光祿寺少卿樂樓等題臣等先推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為太陽臨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候其象聚伏而不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莫不有大禍惟視君德之淑慝何如其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于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其福靡不在德其無德靡不受禍如五星聚房周祚以昌

聚於商其齊桓用霸漢興有東井之聚宋盛有奎宿之聚  
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宿一禍培栽獲傾昭然在德惟  
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衰焉  
今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  
益修 聖德愛養黎元以成此大慶乎簡易纂修德之  
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 陛下鑒此 天數之大克  
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 天意孚則此五星  
之聚莫大之福 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 宗社生  
靈賀美臣等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  
聚者至於修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

正訪文武群臣博求修德變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  
左右莫不交修協贊以承此大慶必不使大春別有所  
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其謀則五星  
聚于營室則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  
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峯呈到部看得欽天  
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之祥莫有大於  
五星之聚者仰祈修德愛民以承大慶更乞正訪群  
臣博求其道而實行之又欵加意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  
賊之謀其言切至深為有見臣等仰惟陛下正位凝命

外形穆穆之容事 天恤人中懷慕慕之敬適五星有聚  
室之祥所謂有德受慶子孫蕃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星  
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之德何  
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昔  
堯授舜以天下命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要曰咨爾  
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  
節之先後有不可易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已得  
私之也繼之曰允執其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凡事一循  
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帝王治天下之  
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大祿永終蓋民惟邦本本固邦

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  
保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起自潛邸入承大統天人協  
應萬姓悅服所謂天之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身知之  
矣 臨馭以來起居視聽之微以至於用舍好惡之著惟  
理是從不屈於欲所謂允執其中者 陛下已允蹈之矣  
正德年權奸用事冗濫靡費蠹耗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  
權室公私亦立國非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無  
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未復而又重之以水旱非常之  
災流移轉徙餓殍相籍 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  
之理在民無可待之儲相顧銷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

窮者即積漸至此而陛下實承其弊遺天投艱上天  
之託于陛下者甚重事也極溺天下之望于陛下者  
甚切自非改絃易轍大有所為其何以上承天託而下  
慰群情哉伏望仰稽天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群  
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其  
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以傷治體至  
於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莫急于此必先儉約必端好  
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可得已即賜停止  
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  
理庶乎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星家

芝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證以質。天聽至於惠迪吉  
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常於有德永言配  
命自來多福則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望  
垂情經典充舜為師執一中以臨照官寮齊四海以永綏  
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  
謀者合無候命下之日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具奏仍乞  
勅令各該衙門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係國體  
民生至計者許其明白敷陳上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  
治以答皇天之眷實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嚴父修以答天心疏

程啟克

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譴告必於大亂之世斯有棄絕之心故高宗則雖雉北祥太戊則廷桑致異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至中興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即位以來剋削弊政放逐奸黨黜管弄親近儒臣治軍恤民勤政講學繼天動靜語默俱能克享天心上帝鑒臨斯須簡在茲者禮成初郊災變遽作皇天之子陛下雖父子親愛不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陛下獨不思仰答之乎蓋以人事忽於幾微天變昭于顯著事成積漸變不虛生清寧宮兩宮所居也災及小房

剥林以膚也意者徇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乎典則非 陛下無違之孝失儀禮報之經遽溥大宗志情所厚且外政撓于風旨親哢肆于貪求輔臣執議而因仍空付于從違禮官建明而奏覆率多子規避加以經生之邪說因而佞倖之獻諛違天理以遂私昵之情假 母后以箝天下之口廢百代之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為不正大禮不罪禮官不能黜邪說是皆應天之虛文矧夫 國是漸搖初政漸敗正人漸遠諛巧漸近 旨由中出而 內閣不知則是任賢之貳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則為去邪之疑講學廢于 經筵視 朝循乎故事諫臣

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踈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  
之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未至宦官地雖譴謫而復濟家  
覬覦名雖汰而實巧為影射避臣則貪污乾沒經累劾  
而遷除邊將則僨師庸夫尚依違而未黜考察或遺于大  
惡舉錯少戾乎群心非田之膏資太多藩府之乞陞未  
革庶幾之風未獎忠鯁之氣未倡禮樂不興小大之弊常  
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犯不孚此皆臣等昧于糾虔令  
茲多失上千災變致屋宸衷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  
從衆聽正大禮以隆聖孝親大臣以輔聖德齊宮府  
之體以肅聖政嚴大小之治以弘聖化毋徒虛應故

事期于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罷斥以懲緘默之罪庶幾  
禎祥必至災變不生寔 宗社無疆之休矣

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統

仲選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災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則災變為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勸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固已為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逐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為寒心既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文

憂懼又曰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為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己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周宣遇災  
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天心消彌災變而和氣充於酒  
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  
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  
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  
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收  
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  
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  
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 聖

其一曰敦 聖學夫帝王之治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為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惟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狀利害始終備細 聖心瞭然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臣亦與之評

論其人才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  
不職罪坐舉者如此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  
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  
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凶于而家害于  
而國言逆尊卑之存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  
下英明夙成釐正群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太  
阿出匣莫可容議逆者或以 憲憲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  
宥其罪或奏擊官而即與 奪官或討 勅命而即得 勅  
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  
陰援引而福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

不免于下移而無惟乎。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以埋法是準。以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有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為否。所謂泰者。世道平治之謂也。所謂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左右。張聰

桂夢以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棻以白丁而久厠 內閣  
蔡亨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  
知其為邪佞也知其為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  
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朝  
剛于此輩人或令其閒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  
恤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  
先生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說  
者謂其人君能謹天戒於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  
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為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  
下遇災而惧憂形於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百官之在

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復庇匪人或苟且公事或私  
通關節或公行賄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  
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之未勵也其何以輔吾君以  
格天意叩臣等伏乞聖諭除天下官員凡今嚴加考  
覈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劾其不才不職者咸  
罷黜之以應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六月  
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也前者在  
廷之臣或論事忤旨在外之臣或守法被戾陛下怒  
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豐恩等為民如馬明衡等降遠

方如馬卿陳通等調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  
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  
忠以受知於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  
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志也是豈上天生才為世用之心  
哉近者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以  
上諸臣獨不被其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臣  
等伏望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  
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旌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效其  
愚而死者得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天意可回矣其  
六曰蘇民困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

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為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更是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拾室久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散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為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

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  
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  
如百里者撮為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  
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貪殘酷暴之徒而求寬厚平恕  
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  
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  
其七曰振武備臣等觀之往車凡地震冬雷水電之災皆  
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豈尚無此然災變不已必至荒歉  
常滿之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于徒事文

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士人唯充私役而不辨什伍九年  
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  
百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脩操守脩者徃徃皆老弱  
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  
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  
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  
宸濠動變選闕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  
救變之不可緩也乞勅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科  
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九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  
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開熟點視器械

自明曰... 務求堅利其有武備不精其甲不利者木管官一体住俸  
待其完孰然後開支如是又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  
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陳力平  
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夫灾異迭見驚惶 聖心  
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畧陳愚見以塞萬一儻言有  
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斥以應 天變以昭人臣  
不職之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乞脩省以消天變疏

周瑯

臣伏覩陛下紀年嘉靖以來孽火晦暉猛風驟雨江湧地震之變洊至沓生不可殫述而陛下修省之詔亦見再下矣蓋凡史冊所載雖叔季余闕而天之降凶亦未有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異常及震雷迅烈人有被其擊殺者其災異亦太甚臣愚不習天官五行之學姑以春秋之義証之魯庄公七年書夜中星隕則成周失政之應也魯僖公十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則宋襄殲師之應也魯隱公九年書大震電則公子翬播逆之應也又僖公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季氏之季之應也夫星失其

度帶異其常而其應皆捷不誣况逾日之間而二變交作  
其災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  
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陛下亦思所以自省乎臣  
昧死請撮其時政之大者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木悞直  
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舉其職也  
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可也乃以遜辭偏請直奪一  
階以竄之遠方而且連坐金華閭閻之旁助以盡其法夫  
嘉聞可罪也獨不為來言計乎古者命乘傳以斬將懼軍  
機之易搖也前總兵官李隆以私憤謀害撫臣行路所共  
知也陛下雖即車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淹特

越歲至於斷案已成猶欲赴所在以勘罪狀若將與為之

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者中官馮寵雖丞相

以檄召議辟蓋慎近習之易縱也前大監崔文縱家奴以

公斂民利其勢亦薰灼矣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首惡

之誅亦可也乃復庇及其奴追坊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

撫是文輩有回天之力而官府無復壹体之視矣夫文可

寵也獨不為履霜戒乎又有甚者陛下之入子以公

議則當專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

定理也陛下於興獻帝日計尊崇之典而欲冒擬於

名號樂數之間至使裡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

公議既失而私恩亦未為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變  
自動於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  
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也可不慎乎臣  
欲望 陛下慎選 宗室近屬之賢以主祀安陸 復曹  
嘉闕闕以大啓言路亟出崔文亟誅李隆以明正典刑仍  
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成 維新之治如此則一  
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不然雖 綸音日降宸慮日瘁  
亦何裨于灾咎之應哉臣又觀 陛下於灾異之來其始  
也未嘗不悵然比來似亦幾於玩矣臣仰窺 宸慮豈不  
以灾異久而未應將終於無應而不尼惧耶昔成周川竭

地震應在十年季唐太白經天應在三世蓋微而著久而益微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伏惟陛下敏若昊天日慎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修不敢恃天變之可幸則天下幸甚

停造作以回天意疏

朱衡

禮部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內官監太監孟冲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三年閏六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朝殿掛燈照樣畫四五樣來看欽此七月初一日節

奉 聖旨造方圓鰲山燈會高低尺寸每樣畫一張樣來

奏欽此本監欽遵謹將 朝殿掛燈樣 方圓鰲山燈樣

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批朝殿燈後五掛燈每照樣造一

對來通高一丈 方圓鰲山燈每照樣造二座通高五丈

欽此傳奉到監本監欽遵行據油木等作監工官郝江等

開呈該用楠杉板枋木植金箔銀硃青碌銅鐵鮓片等料



二十萬兩俱候支給尚不敷用且各司府災異頻仍民困已極實難盡法徵解前項物料無從措處呈乞施行到部臣等看得太監孟冲等題稱傳造 朝殿掛燈 方圓盞山燈合用物料及各色匠役乞要本部辦雇一節臣等即查據該司呈開合用物料約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不下數千兩臣等不勝驚惶切惟自昔 聖王凡有造作必協之於義而酌之於時於義所不當為於時所不可為則為人臣者必當懇祈於 上務求停止此乃人臣之職人臣之心所當然也見今本部庫貯錢糧該臣等十分節縮所存尚無多餘而各項工費并年例緊急錢糧方

且仰給各司府徵解湊用屢催不至而前項造燈動計數  
萬抑將何所取給竊見數月以來四方奏報災異者踵  
接於途即如閏六月內京師積雨畿輔涿水東省蝗  
蝻殆遍真定關廂盡衝徐沛河漲蕩析萬姓之居瓜鎮海  
溢損傷千人之命古今災異叢集未有如此之甚者正當  
上下交省修明刑政以仰祈天心昭格轉災為祥即  
使造作之萬萬不可已者猶宜暫行停止而况無益之作  
不急之事如鰲山燈者是豈不可以已乎近又該欽天  
監奏稱隆慶四年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夫日食天  
之極大者日月交食於二旬之內又在歲首寔傳記所

罕聞今 鰲山燈必為明年 元宵而設 臣竊以為當其  
時 皇上方且撤樂減膳 恐懼修省之不暇 又何心為遊  
宴玩好之圖乎 若以 朝殿掛燈為不可缺則 先朝原  
設者 歲久敝壞 稍加修整 費亦不多 查得該監尚有備用  
錢糧 支給足矣 亦不宜屑屑 請討今以造燈一事 揆之  
時與義俱不可者 乃費銀至三萬餘兩 將來播之天下 傳  
之後世 豈不為 聖政累耶 仰惟 皇上聰明離照 仁  
儉天成 於此等事 少留 聖思 必惕然知其不可 臣等忝  
居股肱之末 職守所關 不敢緘默 以蹈不忠之罪 伏乞

聖明仰察 天變俯念民艱 將前項物料 毅然停止 庶

於義為協於時為順財用不糜災變可弭臣等不勝悚慄  
析懇之至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為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為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豈奏皆為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

政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為有若影嚮之不謬者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設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十委任臺閣最為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

權亂政之失我太祖高皇帝因李胡之敗長慮遠算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之以代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寢以失矣列聖相承循為故典故議者以為今之

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  
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然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  
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為未極頃者  
夏言以貪暴之資廁跡 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  
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  
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  
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  
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  
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  
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違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剋

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順指諸司曲為擬議無功  
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藩  
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為  
遲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臺而後聞四方之  
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違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  
者目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  
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 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土物既  
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為  
常例希寵于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

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燕尾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  
蓋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  
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維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  
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為予奪悉由于  
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  
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  
擬莫非兩存其曾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  
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豈猶得以播其惡者盡言  
剛暴而踈淺其惡為易見為高深而為深其惡為難知前  
此諸臣有指為容邪之狀者有利高貴祿之迹者皆

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蓋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其  
罔。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蓋高窺俟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媚之  
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  
先發以制之。故少敗。盡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親信  
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陛下  
見其小有所諱。以為非盡從者。而不知萬成。聖心所不經  
意之事。稍為執論以絕陛下之疑。陛下見其外若無  
與。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萬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  
莫敢不從。或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

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  
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  
代嵩任其咎嵩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各有丞相之利而  
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  
為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髮髻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  
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聖  
心必以為嵩有可用之賢而無闕于國家之安危耳然  
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  
樞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

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會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  
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楛剋日衆而  
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  
國是日淆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  
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陛下  
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以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  
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  
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  
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躬至盛之德總堯舜之盛  
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

數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  
懷抱鬱鬱思欲為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為  
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  
萬一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  
有以斯言為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天變洪範  
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  
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陛下揆閒之頃深  
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聖心之所軫慮者其  
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陛下嘗慕天下

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  
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抑莫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  
血戰之功竟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  
皇威虜無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  
見有堅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  
之憂者何哉未嘗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  
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  
培剋為得計以營求為有能遂致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  
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  
何益于事書曰悼德允元而難士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

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高卑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成祖故事斯為上策若陛下以為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可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諸素有術數善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真贊陛下故人自為效邪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上蒿一人

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高則非以其直賢 陛下明矣  
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高又必將謂臣為其鄉人報怨夫  
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  
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  
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真保以此而  
為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為也况御史何維栢等節  
經論高彼又將誰為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高  
別生飛語曲為中傷或將臣跪傳聞于外先為辭以激  
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  
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自擊天變深惟安危所

皇朝通志卷之七  
系不敢不竭其愚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盡修者罷造作以答天心蹟

孫夔彖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屢示災異以譴告之敬畏則福生  
怠忽則禍至此必然之應不容毫髮爽者我 皇上建極  
紹統蠲赦之 仁誕敷 郊祀之禮悉舉固宜中和致而  
禎祥集矣然竊見邇者災異非常天裂地震人妖物怪山  
東河南則蝗蝻編野北徐東吳則洪水滔天四方奏報殆  
無虛日歷稽傳記未有災異之甚如今日者也是宜籲

帝告 廟修實政求直言節有限之財罷無益之作汲汲  
焉圖所以消弭之方猶恐其或晚也乃內官監太監孟冲  
以 朝燈熬山燈題 請奉 旨行工部取辦物料一時

傳聞莫不驚駭以為 聖主示儉朴為天下先假令時和  
歲豐亦不宜庸心不急之務況當此災異迭見財用缺乏  
之時何暇為明年玩好宴樂之具哉昨又該欽天監奏稱  
明年 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臣等竊以為當其時 皇  
上遇災而懼方將減膳而徹樂避 殿省躬之不暇矣雖  
有鰲山等燈將何用哉且當今之時何時也寇賊並發羽  
檄交馳矣兵政不可不豫講也而恬然無定筭連歲不登  
萬姓無告矣荒政不可不豫圖也而晏然無長策府庫虛  
矣未聞豫求料理之計人才乏矣未聞豫求選舉之道紀  
綱日廢矣未聞豫為振起之圖風俗日薄矣未聞豫圖轉

移之方顧獨於鯨山燈之可已者若是謀之豫而圖之速  
耶殆非所以恐懼修省答天心而慰人望之道也伏乞  
皇上思天命之足畏念民力之已竭將前項燈作  
俯賜停止庶可以轉災為祥保泰致治民心悅而天意  
得矣等不勝激切惶慄之至

陳言修省以弭災異疏

何孟春

臣聞二氣不和必形於災異五行或變莫盛於水火火出  
為風風稱號令猛風非號令之恒水騰為雨雨象恩澤驟  
雨非恩澤之正有一於此謂之咎徵陛下聰明睿智承  
祖宗丕基嚴恭寅畏受皇天眷命爰自踐祚詔頒天  
下歡動海隅諸福百祥所宜駢集然茲改元之歲正月火  
乘春木而內禁為之災是火性不炎上也七月水泄秋  
金而舊都被其害是水性不潤下也風雨功虐抑又甚  
焉何也臣稽古驗今諸凡此類皆人事感召之所在天  
心仁愛之所歸也今春京師災異臣方外遠竊伏思念

陸下初政誠美中間豈無召此之由而今根本重地乃有此災其未然而預告者乎其已然而當驗者乎陛下遇災知懼引咎自歸避正殿減常膳致齋積誠祇告天地宗廟社稷痛自省循兼勅兩京文武臣寮同加修省上思以答天心下思以慰物望此商王高宗之所以底中興也臣才猷未效於平日位次忝居於大臣修省之餘其敢無言以獻萬一臣伏觀陛下今降勅諭謂比災異由於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夫豈國是未定是誠有之陛下盍亦求所以乖違而不中以致未蘇未定之所由乎臣伏觀陛下年來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

正者多矣書云令出惟行弗惟反人君發號施令其可二三而今有朝更而夕改者賞用酬功非功則人罔懷恩罰當懲惡縱惡則人罔畏法而今有私進而倖免者內批與外議每相牴牾續降與前詔自作方圓法曾禁止未踰年而復見施行事已停除不朞月而重增條貫有司將何據守天下於何遵信陛下試取登極以來降出綸音反復考之各衙門之所執奏諸官之所敷陳陛下嘗嘉其言有理嘗許其說得是或蒙批以是答以知道及後容不措意所行且與背馳之事何可勝數部院科道進呈章疏危言正論無非欲裨陛下更化新政而陛下

謀移始慮內啓多門意向既從他請則答曰已有旨曰已  
屢有旨曰成命已下其如外議何指揮已入彀言則答曰  
罷曰不淮或遂從實或仍免查究其如前 詔何臣所謂  
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 陛下試於此而考求  
之則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未定之所以然  
舉了然於 淵衷矣 陛下既知其實自當改從外議一  
依前 詔脫再涉疑令各府部院寺科道等官各將曾經  
執奏敷陳已上奉到旨意事宜再行斟酌擘畫備開款目  
奏請區處 陛下付諸參預密勿關臣詳勘以 聞斷而  
行之 天監日臨誰敢獨為上拂 天心下違物望之議

萬分一有舞文巧詆兇殘奸竊不肯守法奉公勉修職業  
人等出乎其間事發於內則罪在臺閣關官事發於外則  
罪在府部院寺科道等官 陛下明施嚴憲無少宥原天  
下後世其誰不服 聖明威斷 陛下躬上聖之資履中  
興之運令必行禁必止成畫一之政立悠久之規持其權  
綱挈其要領使溥海內外咸遵一軌以光 丕業以保眷  
命以延億萬年太平之祚豈不休哉古人有言修德所以  
勝妖雖禍可轉為福商王高宗不得專美於前臣有望於  
今日惟 陛下留神聽覽臣無任惶灼祈懇之至

白陳乞罷以昭天戒疏

霍韜

該翊國公郭勛奏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  
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官各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  
來仍着科道拾遺糾劾吏部知道欽此切念臣本菲材謬  
承寵擢由部屬晉顯秩位浮於德食浮於功抱慚實深臣  
初年猶誓心勵忠輔 陛下生致太平期革積弊期汰冗  
官期省冗費期化貪濁期安邊境期靖夷虜期厚民生以  
植國本期處宗藩以鞏 國基太平萬萬年之業臣之心  
也亦臣報 陛下職分也乃今束手無措安得不陳自擊  
積弊日增冗官日濫冗費日繁貪濁日肆邊境日疲夷虜

日橫生民日困 宗藩大勢日益難處凜凜乎有隱伏之  
憂臣不惟不能處復不能言致巨姦蒙蔽竊權玩法釀成  
禍胎上感災變臣之罪也夫上有仁明之君下無骨鯁之  
臣上有望治之主下無贊治之佐上有虛中受言之聖下  
無勵忠直言之士致莠稂寔繁貪人得志士風大壞國勢  
可虞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往年臣不任事猶屢疏極言雖  
不大有裨益天下猶畏公議不敢大肆臣今惟隨衆竊祿  
日惟伴食而已首鼠緘默何益於 聖明之世又臣之罪  
也天下貪酷文官剝殘民命武官刻削軍士臣不能遏謂  
不任事猶可諉也在京大臣恣肆貪濁大污名教玷辱

國體臣復不能直言夫大臣自謂貪財無罪清議可隱惡  
名可掩苟貪無害也不知大臣者天下表儀職官入京餽  
大臣賄銀千兩在外剥民錢數萬矣武臣餽大臣賄銀萬  
兩在外剥軍士骨血數萬矣蓋嘗私取百倍之賄惟用一  
倍之利餌啖大臣買售聲譽結為應援因得升擢或該考  
察必得保全是外官以一倍之利畧餌大臣暗取百倍之  
獲也職官惟知剥民之財之利不知小民合家衣食惟賴  
升斗之粟剥而奪之遂饑以死職官惟顧己利不慮民害  
大臣惟知餌賊不思民難是貪官日益得志貪風日益肆  
橫生民日益剝削國體日益搖危也大臣貪賄貽禍

國家極深極酷臣雖知之不能盡言使新進官員習見食風恬不愧畏效貪貨利國勢可憂臣不預言又臣之罪也臣今忝竊厚祿無裨毫髮年齒漸衰氣血日耗精神日耗驅策不前矣又濫名器益有清議有忝名教伏乞 聖恩賜臣罷黜用消災變臣退伏田里省愆思尤教誨鄉人化導子姪效忠 聖明臣幸首丘鄉井沐浴 聖澤臣不勝感 恩祈請戰慄待罪之至